



A LONG TIME

我认识你
七年又七年

从你踏下车门，来到我家的那一天起
我就再也没想过会和你分开

时光 隔山海 2

容光
作品

RONGGUANG
WORKS

《时光隔山海》完结篇
所有尘埃终落定

是你给我勇气 从此山海都无须畏惧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A LONG TIME

时光 隔 山海

2

容光
作品

RONGGUA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隔山海. 2 / 容光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594-0195-3

I. ①时… II. ①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6426号

书 名	时光隔山海. 2
作 者	容 光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夏 沅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9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195-3
定 价	3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A
LONG
TIME

- 第一章 相思 / 001
第二章 旅程 / 011
第三章 情歌 / 026
第四章 告别 / 039
第五章 决绝 / 056



- 第六章 困境 / 073
第七章 曙光 / 091
第八章 解药 / 109
第九章 故乡 / 128
第十章 情愫 / 147

第十一章 邻居 / 164

第十二章 沉沦 / 180

第十三章 新生 / 196

第十四章 秘密 / 212

第十五章 深巷 / 228



第十六章 挥别 / 243

番外一 后来的故事 / 258

番外二 似是故人来 / 265

番外三 前路是归途 / 272

后记 不负好时光 / 279

目录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第一章 相思

相思花，
插在一对对门环里，
让一切故事的开始，
都充满芳馨和惊奇。
——顾城《初夏》



飞回北市那天，暮春的阳光已然热烈得有些过分了。

靳远坐在头等舱第一排，戴着足以遮住半张脸的墨镜，闭目养神。

助理小周没能与他坐在同一排，只在他身后认真地研究着这趟班机的头等舱套餐，片刻后在他背后小声地说：“听说这趟班机请了法国米其林厨师的高徒来烹饪，他做的菲力是一绝。”

靳远“嗯”了一声：“你点吧，我不饿。”

为了回北市一趟，他赶了好几天的通告，上个月数字专辑刚上架，这一阵免不了有大量的采访要接和大量的节目要上。

人一旦忙得过头了，似乎就察觉不到饿了。

唯一剩下的只有疲惫。

旅程中，他睡得很不踏实，除了耳机里的摇滚乐太嘈杂以外，旁边那道炽热的目光一直定格在他脸上。

火辣辣的，没完没了。

他闭眼片刻，终于没忍住，睁开眼来，侧头望着身边的人。

那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微髻的栗色长发垂在肩上，眼睛很大很亮，眼角略略下垂，看上去有几分无辜的稚气。

靳远从墨镜上方与她对视，嘴角微扬，食指轻轻放在了嘴唇中央：“嘘。”

他从容地拿过她手中的笔记本，又从衬衣口袋里拿出黑色钢笔，唰唰几下在一页空白的纸上写下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靳远。

将本子递还给她，他耐心地微笑着说：“飞机降落之后，我们可以合个影。”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在飞机上认出他。

他见过更疯狂的粉丝，在认出他的第一时间又蹦又跳，尖叫声将全机的人都吸引过来，空乘人员险些以为乘客发病了。

后来他从容很多，被人认出来时，可以保持微笑、签名合影。

他从前是缺乏耐心的辍学少年，这辈子所有的耐心都用来等待，等待绽放光芒在台上歌唱的那一日，等待那个疤痕体质的小姑娘对他回眸一笑的瞬间。

但是这一切都慢慢改变了。

如今他是光芒万丈的摇滚歌手，他可以在唱歌时对这世上的一切仍旧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可除去唱歌之外的其他时光，他需要用更大的耐心去包容、去学习。

他对身侧的女生说了这番话，又转过头去，闭目养神。

只可惜那道视线依然没有散去，仍旧定格在他的侧脸上。

靳远闭着眼睛说了句：“如果你能不这么一直看着我，我可能会安心很多。”

片刻后，他听见一个很轻、很窘迫的声音：“对……对不起。我……我只是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没忍住多看了两眼。”

这话说得很委婉，一般粉丝不会用“挺”这个程度副词，而会用“非常”“超级”，或“非常非常”和“超级超级”。

几秒钟后，女生又轻轻地开口：“所以，你是明星吗？”

他睁开了眼睛。

“……靳远？”他看着她费劲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那难以辨认的笔迹念出来。

靳远一顿：“你不认识我？”

“我在国外念书七年了，今天才回国。”她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你的名字挺特别的，我回去上网搜索一下，多了解了解。”

“……”

他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对方不认识他，他刚才那一系列行云流水的签名动作就显得很傻了。

小周一直在后座听着两人的对话，此刻很尽责地凑近了说：“阿靳，还有一个半小时到北市场。”

他在岔开话题，帮靳远解围。

靳远点头，重新戴上了墨镜：“那我再睡一会儿，到了叫我。”

耳机里是国外一个当红摇滚乐团的新歌，重金属的质感总是格外嘈杂，喜欢的人义无反顾地喜欢，讨厌的人不厌其烦地抵抗。

他一直都很想写出一张这样的专辑。

可是经纪公司很反对，说这个风格不讨喜，这样的音乐不能够迎合现在的国内市场需求，他从前走的路子就很好。

南桥喜欢在电话里对他说：“阿靳，你这是奢侈的烦恼。”

他承认，这是个奢侈的烦恼。但除此之外他还一直有一个肤浅的烦恼，那就是他喜欢的人眼中始终没有他。

只可惜不管是奢侈的还是肤浅的，烦恼终归是烦恼，轻易解决不了。

飞机降落在北市场，正值中午十二点整。

暮春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正午的阳光晒得人鼻尖都在出汗。可是即便如此，机场出口处的大厅仍然聚集了无数粉丝，大多数是少女，人人都举着牌子，伸长脖子、踮着脚尖在人堆里翘首以待。

总有一些神通广大的粉丝能够从各个渠道打听到偶像的动态。

听说今天中午，他们的阿靳就要飞来北市了。

其实明星不难辨认，大老远的就算看不清鼻子眼睛，但凡揪着那戴墨镜戴口罩的人不放，准没错。更何况能来机场接机的粉丝都是铁杆粉丝，神通广大到离着大老远只凭一个模糊的侧影就能认出来那不是自家偶像。

靳远与邻座的女生一前一后地下了飞机，从经济舱走过来的四个工作人员兼保镖陪同他和小周一起朝出口大厅走去。

小姑娘似乎有些诧异，被这阵仗唬得一愣一愣的，所以他真是大明星？

她一边想得出神一边跟了上去。

过安检时出了意外。

粉丝们一见偶像来了，高举着牌子争先恐后地跑了过来，齐声呼喊着靳远的名字，热情高涨。

工作人员迅速进入状态，将靳远围在中间，挡开拥挤的人群，一边说着“对不起，麻烦让一让”，一边为他开路。

靳远低头朝前走，步伐很匆忙。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左侧忽然有个粉丝探出身子来，大喊一句：“阿靳，我真的好喜欢你！”

她用力地挥着手中闪闪发光的写有“靳远”二字的牌子，而那牌子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刚刚跟上来的小姑娘的脑门上。小姑娘吃痛地叫了一声，可禁不住那粉丝疯狂的追星行径，只能连连退让，人群拥挤，她踩到了谁脚，又被人一推，踉踉跄跄地朝前倒去。

靳远似乎察觉到什么，回头一看，恰好看见这一幕。

他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稳住了她的身子：“没事吧？”

那小姑娘愣愣地抬起头来，又赶忙抽出手后退两步：“没事没事，我没事。您先走吧，别为了我耽误时间。”

她很乖觉，知道在公众场合最好不要和明星有什么亲密接触。

看看这群少女粉丝，这位墨镜男似乎人气很高的样子，她得小心小心再小心。

靳远点点头，也没多说什么，转身走了。

余光在出口扫了一圈，他看见了有个女孩子站在柱子后面在朝他咧嘴笑，脚下一顿，嘴角微扬，大步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粉丝呼啦啦地追了上来，可他与那个女孩子一前一后上了同一辆候在出口处的黑色面包车。

工作人员将粉丝挡在了车外，司机将车开走。

靳远取下墨镜，侧头弯起嘴角：“还真来了？”

南桥眨眨眼：“大明星回北市了，您老发话，我怎敢不从？”

他失笑，揉揉她的发，眼里有缱绻温柔缓缓漾开。

她再接再厉：“啧啧啧，真没想到你已经红到机场都要爆炸的地步了，我都没敢接近，生怕发生踩踏事故牵连到自己。”

她说话时，眉心有一道浅浅的红色印痕轻轻动了动，不甚显眼，但就是让他无论如何也忽视不了。

恍惚间，他似乎回到了初二时的那一天。

当他被一群人围堵在墙角殴打时，那个小小的姑娘尖声叫着：“警察来了！”

所有人一哄而散，避之不及，而有人临走前狠狠地将她推到墙上：“是你报的警？”

她的额头砰的一声磕在凹凸不平的砖墙上，鲜血直流。

他赶了过去，手忙脚乱地替她包好额头，问她：“你没事吧？”

她迟疑片刻，含泪摇摇头：“没事。”

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知道她是疤痕体质，所有的伤痕对她而言都难以轻易消失。她为他受过的伤成了永远的印记，哪怕后来经过医生用液氮处理，烧掉了表皮，可那道浅红色始终留在了她的眉心。

那是她永远的伤疤。

而他永远的伤疤，是她。

为了给靳远接风，南桥提议去他们从前很爱的一家老字号川菜馆大吃一顿，靳远似笑非笑地说了句：“我还以为你会亲自下厨做一顿呢。”

南桥一顿：“也不是不行，就是想着我的手艺终归没法跟大厨相比，你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小鲜肉了，能屈尊来吃我做的粗茶淡饭？”

靳远扬唇一笑：“屈，这个尊一定屈。”

车窗开了一条缝，春日的暖风吹进来，他前额的刘海在轻轻飘动，

可飘动的分明又不只是刘海。

“回家吧，在外面吃饭也容易被认出来，到时候把你一块儿照下来发网上就不好了。”他补充一句，心里却在想，要是真把她和他的照片发到网上，至少还能做对名义上的恋人。

这些年他也算小有所成，多的钱存起来了，拿了一小部分在北市买了套公寓，在北京也买了一套房。

当初纪人不解地说：“何必在北市买房呢？你知道做音乐的人都会去北京发展，那里才有更多的机会，就扎根在那里不好吗？”

他只浅笑着说了四个字：“叶落归根。”

没有说出口的还有，因为那里有她。他漂泊多年，在有她的地方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才是家。

虽然长期在北京生活，北市的这套房子总是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但家政阿姨每周都会来打扫，所以屋子里干净整洁，一尘不染。

靳远与小周拎着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和蔬菜走进来，只有南桥一个人两手空空。

她不好意思地说：“都说让我提一点了，又不重。”

靳远把钥匙随手放在鞋柜上：“让人看见我和小周欺负你一个女孩子，我们还要不要在道上混了？”

小周点头：“对，我们可是道上让人闻风丧胆的鲜肉组合！”

靳远扫他一眼：“鲜肉是我，你勉强算得上是腊肉。”

小周不服气，扯起衣裳拼命挺出一丁点少得可怜的腹肌：“腊肉有这个？”

靳远微笑着看看他的腹部：“哪个？大肚腩？”

他还伸手嫌弃地戳了一下，小周怕痒，立马缩了回去，南桥笑得停不下来。

“活宝组合。”她诚恳地评价。

说是南桥做饭，靳远就真的全程让她去了，自己靠在沙发上休息。

小周倒是撸起袖子去厨房帮忙，南桥开玩笑说：“你这个助理真尽责，他是奴隶主，咱俩是奴隶。”

她探出脑袋往外面瞧了一眼：“哟，还睡起大头觉了呢，咱俩在这儿给他做吃的，他倒好意思睡觉。”

客厅里的靳远只是在沙发上靠了那么几分钟，已然闭眼睡着了，抱着靠枕的姿态有些防备的意味，他一直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小周也看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了些对南桥解释：“阿靳也是累得受不了了。这阵子数字专辑刚上线，又是跑通告又是搞宣传，公司很重视这张专辑，他自己也总想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所以没日没夜地忙。”

“这样啊。”南桥在切菜了，洋葱的味道刺激性很强，她努力离切菜板远一些。

“是啊，昨晚三点半才从电视台回来，连夜录完了下周的《娱乐通告》。我劝他回家睡一觉，大不了改签晚一天的机票，可他偏不，就在车里打了个盹，早上五点又坐上飞机回北市来了。”小周叹口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北市到底有什么东西对他的吸引力这么大，就跟磁铁似的，年年都牵着他往这边跑。他本来可以不这么赶的，通告是要跑，节目是要做，可也没必要全部赶在这么短的日子里完成啊！”

南桥手中的动作稍微迟缓了些，洋葱的刺激气味似乎已然传达到脸上，她的眼睛已经开始有些酸涩。

“大概是，叶落归根，有种归属感？”她心不在焉地说。

小周凑了过来：“你说阿靳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在这边啊？我看他毎回提起要回北市，整个人都跟打了兴奋剂似的，再累也两眼放光。”

“不……不会吧？”南桥干笑两声。

“我看八九不离十。”小周打开水龙头，把西红柿放在水流里洗，“让我名侦探周楠好好探寻一番，我就不信我找不出那个人。”

他眼睛微眯，手上一使力，西红柿爆炸了，汁水溅了一水槽。

“在那之前，麻烦你先把这个洗了。”南桥不客气地又递了两只西红柿过来。

靳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看见了一桌的家常菜，西红柿炒蛋、鱼香茄子、洋葱炒肉丝……都是他喜欢的菜色。

周楠跟他跑了一整天，说是飞机餐已经吃饱了，就跑到客房去睡觉了。

南桥站在阳台上打电话。

他走到桌子旁边，肚子确实饿了，便伸手拈了根洋葱丝放进嘴里，哪知道这一幕刚好被转过身来的南桥看见。

她挂了电话，从阳台走进来，对着他一拍：“不好意思啊，明天报纸头条如果是‘靳远偷吃，被逮个正着’，你可不要怪我。”

她的背影逆着光，外面是轻柔的春风，屋内是浅浅的笑意。

哪怕身体依然疲倦着，心底却像是淌过了三月的潺潺溪水，所有的躁动到了此刻终于平息下来，他望着她，下意识地想着，这大概就是他无论如何也想要回到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两人站在客厅里，桌上的菜热气腾腾。

南桥忽然问他：“这些年很辛苦吧？”

他答：“还好。”

“那我应该恭喜你曾经梦想的很多事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她歪着头对他笑，“我还记得以前在吴镇的时候，你抱着吉他在院子里第一次唱歌给我听的样子，你告诉我，总有一天你要站在很大的舞台上，让很多人专注地听你唱歌。”

“而你告诉我，你相信我会做到。”他接了下去。

她笑得灿烂了些，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白牙：“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有今天。”

那得意的样子让他失声笑了出来，片刻后，他摇摇头轻声说：“可那个时候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会有这一天，想着也许我一辈子都是那个抱着吉他异想天开的靳远，想着我也许连吴镇都走不出去，也许——”

“没有也许。”她答得很轻快，却斩钉截铁。

“这么看好我？”他挑眉。

“因为你的眼里写着三个字——不放弃。”她走到桌边，把筷子递给他，“尝尝看，我也不知道我的手艺退步了没。”

那样轻快的笑意，那样澄澈的眼神，他失神地看着她，下意识地接过了那双筷子，与她坐下来。

低头尝了一筷子菜，他竟没吃出来是什么滋味，只是觉得空洞洞的胸口似乎终于在此刻被填满。他渴求一辈子的人和事，如今仍然只有一件得偿所愿，可是此刻她坐在眼前，笑盈盈地看着他吃她亲手做的菜，这于他而言已是天大的难得。

南桥没有待太久，靳远需要休息，哪怕他坚持说不用，可她执拗起来比他还可怕。

下午的时候，南桥走了。

靳远站在阳台上看她从楼道里步入阳光下，她在打电话。

电话拨出去，她的第一句话是饱含笑意的三个字：“易嘉言！”

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他只看见她的背影，可那语气分明让他清楚地看见了她脸上的笑容。一整天的美梦终于还是在这一刻进入尾声，他一直刻意忽视的存在却分明不容忽视地存在着。

那个存在一直提醒着他，南桥已经是别人的小姑娘了。

A LONG TIME

第二章 旅程

我的心，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顾城《我是一座小城》



“易嘉言”三个字，一字一顿，每一个音都比前一个音更加轻快上扬。

这样的语气轻而易举地让那边的年轻男人笑出了声。

最近她每一通电话都是这样的开场白，像是要让他在接通电话的第一时间就能笑出来，而他当真每一次都很给面子。

他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走到那扇落地窗前，窗外是湛蓝的天、清澈的海。

“接到靳远了？”

“接到了，还做了顿饭给他。”南桥声音轻快地说。

这边的人沉默三秒钟，重复了一遍：“还做了顿饭给他？”

“对啊。”南桥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都做了什么？”

“西红柿炒蛋、洋葱炒肉丝、鱼香茄子、黄瓜汤，对了，还有一个青椒土豆丝。”南桥很诚实地把菜名全部报了出来，随即期待夸奖般说道，“怎么样，我是不是很贤惠？”

易嘉言笑了两声，不紧不慢地说：“的确贤惠，四菜一汤。”

“对！”更加急迫地寻求夸奖的语气。

“上一次我回来，你只做了三菜一汤。”他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

“嗯？”南桥渐渐察觉到哪里不对。

“所以——”那边的人换了一只手拿手机，另一只手懒洋洋地放在大衣口袋里，“你要不要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比我多了一个菜？”

这……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南桥眨眨眼：“因为他长得比你帅，还是个大明星？”